

學統

學統卷之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顏子

顏子、名回、字子淵、魯人、黃帝之後也、黃帝生昌意、昌意亞傳、而至陸終、生子六人、其五曰晏安、為曹姓、國於邾、歷唐虞夏商、不能紀其傳、周武王克商、封其裔孫挾、為邾子、挾生非、非生成、成生車輔、車輔生將新、將新生訾父、訾父生夷甫、夷甫字伯顏、春秋時有功於周

齊威公命為小邾子、別封其子友於郳、子孫遂以顏為氏、以其附庸於魯、故世世仕魯為卿大夫、自夷甫以下、傳十七世至繇、為魯卿士、娶齊姜氏、以周敬王七年戊子、即魯昭公二十九年冬十一月十一日生、顏子於曾、少孔子三十八歲、顏子生而明睿、淳粹有聖人之資、十三歲從學於孔子、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又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度近智、

已不重爲人不輕君子也問小人曰毀人之善以爲辨狡訐懷詐以爲智幸人之有過恥學而羞不能小人也問小人之言有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曰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君子惟爲義之上相疾也退而相愛小人惟爲亂之上相愛也退而相惡問朋友之際如何孔子曰君子之於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勿能謂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夫十五歲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曰請問其目曰

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子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孔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又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十六歲在魯魯定公問於顏子曰子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公不說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校來謁曰畢之馬佚公趣駕召顏子至問何以知之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使民不窮其民力造父使馬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馭升車執轡銜

體正矣步驟馳驅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公曰善可少進乎顏子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迄今未有能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公悅以告孔子孔子曰夫其所以為顏回者此之類也豈足多哉孔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十七歲從孔子於衞孔子遊於農山之上顏子與子路子貢侍側孔子曰二三子各言爾志邱

將擇焉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攘地千里搴旗執馘惟由能之孔子曰勇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賜推論利害陳說其間釋二國之患惟賜能之孔子曰辨哉顏子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天下咸宜無戰鬬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孔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取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

詞顏氏之子有矣孔子去衛過匡匡人圍之顏子後
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子曰子在回何敢死三十
二歲孔子稱之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顏子問爲邦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
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顏子將西遊於宋問於
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
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衆信則人任之勤此四
者可以臨國豈特一身哉二十五歲從孔子厄於陳

蔡之間孔子知弟子有慍心召顏子入問之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子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二十九歲髮盡白齒落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得祿慎於持身三十歲深契聖道之妙一日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

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又曰回也其庶乎屢空仲孫何忌問於顏子曰一言而有益於仁智可得聞乎對曰一言而有益於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於仁莫如恕叔孫武叔多稱人過而已評論之顏子曰吾聞諸夫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故君子攻其過無攻人之惡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設教也入室升堂者七十有餘

大其孰為賢子貢對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
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孔子說之以詩曰
媚茲一人應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若逢有德
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
也三十一歲同季路侍孔子孔子曰盍各言爾志顏
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謂顏子曰用之則行舍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是年孔子贊易贊顏子於
大傳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也三十二歲卒於魯時周敬王三十[illegible]

年卽曾哀公十三年秋八月二十三日也孔子哭之慟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路請孔子之車以爲之槨孔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孔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哀公將弔顏子使人問於孔子孔子對曰凡在封內皆臣子也禮君弔其臣升自東堦向尸而哭其恩賜

之施不有笮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
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
亡未聞好學者也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
亦如之顏子葬曲阜縣防山漢高帝以配祀孔子廟
唐贈兖國公元贈復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復聖顏子
賜子孫世襲博士一員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孟子曰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

子當亂世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周子曰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又曰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

又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程子曰欲學聖人且須學顔子

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顔子

問顔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程子曰顔子所以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爾

問顔子勇乎程子曰觀其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於顔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之類抑可謂大勇矣

又曰顔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又曰顔子和風慶雲也

又曰顏子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
又曰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大率與聖人同只是便有分別若無則是
聖人矣
又曰博文約禮此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
惟此二事而已
又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已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故不貳顏子所謂不善只是微有
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知之便更不萌作

又曰顏孟之於聖人其知之淺深同只是顏子尤溫醇淵懿於道更得之淵粹近聖人氣象

又曰顏子之不惰者敬也

又曰哀公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季康子嘗問於夫子對曰回也好學夫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如此其多而號爲好學獨顏子一人而已於乎何其難哉

又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

顏子簞瓢猶是萬鍾猶是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

程伯子曰顏子幾於聖人未達一間爾不遷怒貳過無伐善施勞三月不違仁皆此意也

程叔子問鮮于侁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顏子所樂者道程叔子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

又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

而動於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誠而明也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所異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

又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明德乃至善也知既至則

意自誠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至也知之至故未嘗復行他人復行知之不至也

又曰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

又曰顏子天資純粹功夫縝密進德有序故學者有用力處

張子曰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

又曰知合內外之道則禹稷顏子所同可見蓋自正心誠意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玆禹稷顏子所以同也

和靖尹氏曰、古來惟孔子好學、其次莫如顏子
龜山楊氏曰、顏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
不盡、孟子所謂爲法天下可傳後世也、孟子所憂更
不如舜爾、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
或問顏子犯而不校、何如、龜山曰、其視天下無一物
非仁也、故雖犯而不校、仁者與物無對、自不見其有
犯我者、更與誰校、孟子言仁者無敵、亦是此理
朱子曰、顏子生平只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顏子地
位有甚非禮處、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淨

盡截斷。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處却不是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

又曰、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自不遷不貳

又曰、顏子之樂平淡如曾點之樂便勞攘了

又曰、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實行上做工夫

又曰、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氷消凍釋

又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

盡在顏子身上發見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藴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孔子之教惟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子之藴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又曰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所樂何事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不敢妄爲之説學者但從事於博文約禮之

誘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問顏樂之説程子荅鮮于侁之問其意何也朱子曰程子蓋曰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然後樂也

又曰程子之言但謂聖賢之心與道爲一故無適而不樂若以道爲一物而樂之則心與道二非所以爲顏子爾

又曰顏子惟是私欲既去天理流行動靜語嘿日用

之間無非天理胸中廓然豈不可樂此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

又曰程子謂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這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有不樂

又曰顏子胸中自有樂地雖貧窶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心底做樂

又曰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

貴貧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又曰顏子之樂其實却只是平日許多工夫到此成就見處通透無隔礙行處純熟無齟齬便自然快活不是別有一項工夫理會此事也

問顏子樂處朱子曰未到他地位如何便能知得他樂處且要得就他實下工夫處做下梢亦須會到他樂時節

又曰顏子樂處不用思量他只是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然後見得天理分明日用間義理純熟不被人欲

來苦楚自恁底快活如今且去博文約禮便自見得若只索之杳冥之際何益只要著實用功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如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

又曰顏子之簞瓢非故樂也忘也

又曰顏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會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又曰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爾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

陋巷之外也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没世而不可得者此程子之說所以為有功也

又曰顏子克已如紅爐上一點雪

又曰顏淵問仁一章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不可以不勉也

又曰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

又曰顏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顏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未嘗復行也

又曰顏子豈直任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顏子有事亦須應但只無一毫私欲爾

問顏子初時只是天資明睿而學力精敏於聖人之言皆深曉嘿識未是於天下之理廓然無所不通至於所謂卓爾之地乃是廓然貫通而知之至極與聖

人生知意味相似矣不審是否朱子曰是如此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朱子曰然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麤些

問先生舊云顏子優於湯武如何見得朱子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

屏山劉氏曰學易者必自復始顏子不遠復天下歸仁復之功至矣論語所載惟發二問一爲仁一爲邦

夫子荅之皆極天理人事之大者原易之用內焉惟窮理盡性外焉惟開物成務顏子盡之

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曾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畧亦可見矣

東萊呂氏曰以能問不能此是曾子見得顏子如此

若顏子自以能而問不能云云則亦小矣顏子但知有問但知不校自虛自無爾初不知寡之與多虛之與實亦不知人之犯也如孔子弟子記夫子絕四是弟子見得夫子如此若夫子自以爲當絕此四者夫子亦小矣

勉齋黃氏曰顏子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氷銷霧釋方過之初瑕纇莫逃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爲好學而朱子以爲克己之功也

又曰顏子之天資只是明與剛顏子之用功只是敬與義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又曰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禮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既無不洞曉而窮通得喪與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無少私欲

天理渾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

慶源輔氏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放心便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已之事故朱子以爲克已之功必其平日遇怒則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爲之根則久久自然不貳

又曰禹稷能樂顏子之樂顏子能憂禹稷之憂同一大本同一達道故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躭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欲人懸空坐悟所以濂溪必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

西山眞氏曰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禮上用力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與理爲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爲貧萬鍾九鼎不

知其爲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
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
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
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
從此用力眞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
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

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

吳氏曰顏子所謂卓爾亦在乎日用行事之間非所
謂窈冥昏默者

曹月川曰、顏子之學。求至乎聖人之道。今人記誦文辭。豈可與顏子同日而語。

又曰、顏子幾於聖人。只是不貳過。

問伊尹之志、顏子之學、固矣。却不知伊尹之學、顏子之志、如何。曹月川曰、伊尹之志、固在行道。然道非學無以明、不明何以行耶、大抵古人之學、本欲行道。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理會、但方處畎畝時、不敢必於大用爾。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其自言曰、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此便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只如此熟、若雖志欲行道、而自家所學、元未有本領、如何便能舉而措之天下乎、若顏子之學、固欲明道、然又未嘗不欲道之行也、觀其問爲邦。而夫子告以四代禮樂。及放鄭聲。遠佞人。其言志。一則曰願無伐善無施勞。一則曰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鬬之患。而勇辯者無所施用焉。然則顏子之志。又豈非堯舜君民而公天下之

心也哉。

敬軒薛氏曰、顏子終日不違如愚。喋喋多言而能存者寡矣。

又曰、亦足以發、只是尊所聞行所知爾、他人聞聖人之言便休、顏子於聖人之言。句句無不識其理而[illegible]其實。故曰亦足以發。

又曰、朱子言顏子觸處洞然。自有條理。條理即性之條理。大本達道也。

又曰、顏子於聖人體段已具、即孟子中公孫丑所謂

顏子具體而微也體段是聖人所具之天理顏子
有蓋以一身四肢之體段喻一心四德之體段也
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
又曰不遷怒功夫甚難惟嘗用力者知之然亦不可
不勉
又曰復之有益於人大矣雖顏子亦由於不遠復
又曰觀顏子所好何學論顏子全在性情上用功夫
又曰顏子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三月不違與純亦
不已也

又曰程子曰顏子簞瓢陋巷在他人則憂而顏子獨樂者仁而已愚謂聖賢之樂不過全天命之性仁即天命之性也專言仁則禮義智皆在矣

又曰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人欲淨盡天理渾全則顏氏之樂可識矣

又曰未能盡顏子之學則不能知顏子之樂

又曰顏子犯而不校乃其量大無所不包譬以寸莛而撞千石之鐘固不能使之鳴也顏子幾於無我觀曾子之言可見

又曰、顏子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皆指此理而言、博文是明此理約禮是體此理欲罷不能是悅此理、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是目中了了見此理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是不可熟此理理者何即天命之性具於聖人之心率性之道由於聖人之身者也

又曰、顏子所言高堅前後朱子曰道體也道體即性也、

又曰、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使達而在上則有天下而不與矣

又曰雖富累千金而心爲物役寒氷焦火猶不樂也
顔子雖簞瓢陋巷之窶而舉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
中俯仰無愧胸次灑然樂可知矣
敬齋胡氏曰讀書極難蓋難得聖賢之意或有讀[illegible]
茂叔令二程尋仲尼顔子樂處所樂何事遂去他身
上尋箇樂未免猖狂自恣自已不曾做顔子工夫遂
欲樂顔子之樂不亦悮乎
又曰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最是如曾
點天資高所見大其言志處高邁不滯於迹已勝如

顏子、但不如顏子能誠敬存養、既不存養併與所見者而失之矣此顏子所以進於聖曾點卒歸於狂也

又曰、今人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

又曰、顏子四勿涵養省察工夫都在裏

又曰、顏子克己便是王者事王者無私

整菴羅氏曰、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卽渾然與理爲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可爲也、化不可爲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卽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又曰、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蓋以舜自期也、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顏子簞食瓢飲、

不改其樂本原之地同一無累如此則顏之進於聖
也其孰能禦之孟子曰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
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希聖希賢之第一義也
呂涇野曰顏子能聽聖人之教如墾熟田土受時雨
故語之而不惰學者只至於不惰甚難今學者但聞
說及道便思聽了緣無領受之地爾只是一片磽确
生田地雖有雨亦流轉去不停矣
又曰先儒謂周茂叔令程子尋顏子之樂處所樂何
事伊川只荅或人云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此

語極好夫顏子心胸何等宏大何等灑落視世之富貴貧賤利害殀壽舉無足以動其中者此誠見大心泰無不足也顏之樂處正在於此

問不遷不貳如何呂涇野曰不遷怒發而中節之和不貳過幾於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顏子逐日在這性情上用功怎麼不謂之好學又問何以見得性情[illegible]七情之中惟怒爲甚怒而不遷則凡七情皆得其正矣人性至善本無過失過而不貳則馴致於至善矣

呂涇野問諸生你們說顏子怎麼以能問於不能[illegible]

生曰先生嘗言只是箇仁與舜好問好察一般涇庭

曰我亦有此說仁智實相為用舜有並生之心天下之人疾痛痾癢與我相關一民饑曰我饑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故好問好察以求所以處之之方不但問於君子雖耕稼陶漁之人亦往問之不自知其為聖人若自以為聖人這些人怎肯與他說惟舜好問好察以天下之聞見為一己之聞見故曰大知顏子也有舜這樣心腸故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中庸言舜之大智即以顏子繼之亦是此意如今人

不肯好問看來只是不仁
顧涇陽曰一簞食一瓢飲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犯而不校顏子讓盡了天下人只是不肯讓那兩箇人或問那兩箇人是誰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是不肯讓箇舜步亦步趨亦趨欲罷不能是不肯讓箇孔子
又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無極而太極也博文約禮一陰一陽也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陰陽即太極也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太極本

無極也、周元公曰、發孔子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

也。知言哉。

高景逸曰、簞瓢陋巷、是何胸次。博文約禮、是何修持。

不遷不貳、是何力量。是之謂不違仁。識仁者、當識顏

子所以爲仁。

又曰、顏子用志不分。只在情性上學。不在情性上學。

聖人不謂之學。身通六藝之人。豈不各有所好。聖人

不謂之好學。

又曰、顏子之好學、不在怒與過上用功、只看大易便

知復卦初九一爻惟顏子能當之此一爻即乾元也
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夫子一生好學二字惟自許許
顏子一人

愚按顏子睿智聰明深潛純粹去聖人僅毫髮嘗
時孔子於其問爲仁則告之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於其問爲邦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而又許之
以行藏稱之以好學其契之也至矣至孟子則與
禹稷並論周子則與伊尹同稱程子則謂其能作
湯武事功朱子則謂其優於湯武史稱顏子有王

佐才卽班氏亦曰伊呂聖人之偶惟顏子足以當之合而觀之顏子之爲顏子亦可知矣後儒因莊生心齋坐忘之一言遂相率而求子淵於瞿曇棒喝之間以自便其猖狂邪僻之說終日閉眉合眼樹拂擎拳曰我顏氏子也我心齋坐忘也甚至畧無知識但年壽稍促者卽以顏子稱之蓋自張子韶而外若金谿姚江之徒爲甚數百年來援儒入佛引佛亂儒流毒聖門率由於此嗚乎是惡可不愼思而明辨之也

學統卷之二終

學統卷之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正統

曾子

曾子名參字子輿魯南武城人鄫國之後也夏禹出自軒轅氏其孫少康封其次子曲烈於鄫子孫因其封國爲氏遂爲鄫姓歷夏商周世次無考魯襄公時邾人莒人滅鄫世子巫公奔魯因歎曰國既滅矣邑亦宜除遂去邑而爲曾氏則曾氏之始祖也巫公生

天天生阜阜生點點以周敬王十五年即魯定公[illegible]年生曾子於魯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資禀篤實天性至孝十四歲嘗出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搤其臂曾子心動棄薪馳歸問母無恙乎母曰有客至故搤臂以呼汝爾耕泰山下雨雪旬日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之歌往鄭至勝母里還車不入惡其名也十七歲以父命從學孔子於楚孔子曰參也魯曾子見孔子未嘗不問安親之道在楚心動歸問其母母曰思之齧指孔子聞之曰參之至誠精感萬里曾子曰吾

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十八歲從孔子於衛孔子稱顏回有君子之道四史鰌有君子之道三曾子曰參嘗聞夫子之三言而未之能行也夫子見人之一善而忘其百非是夫子之易事也見人之善若已有之是夫子之不爭也聞善必躬行之然後導之是夫子之能勞也學夫子之三言而未能行是以自知終不及二子也曾子曰入是國也言信乎群臣則留可也忠信行乎群臣則仕可也澤加於百姓則安可也孔子曰參之言

可謂善安身矣二十二歲從孔子自衛反魯時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告朔然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曾子敝衣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爲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也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矣曾子養親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人以爲養志曾子嘗

瓜誤斷其根父晳怒杖擊其背曾子仆地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父知其平也孔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曾子使人請於孔子孔子曰女不聞乎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而陷父於不義安得爲孝乎曾子聞之謝過曰參罪大矣曾子問冠昏喪祭吉凶變禮孔子並詳告之語具戴記曾子問王言孔子曰

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故曰內修七教而上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王之道也語具家語子貢謂衛將軍文子曰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博無不學其貌恭其德敦其於人也無所不信其驕大人也常以浩浩是曾參之行也孔子稱之曰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參也中乎四德者也二十四歲是年顏子卒於魯其明年魯子追思顏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

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二十六歲孔子呼而告之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孔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以大學授曾子曾子首述孔子之言爲經一章以明大學之道其道有三綱曰明德新民止至善有八條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歸本於修身蓋修身即明德也又以己意爲傳十章以分釋之舉內聖外王本末始終之義悉備焉語具大學孔子又以曾子能通孝道授之以孝經

一日曾子侍側孔子謂之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孔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語具孝經孔子嘗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云時齊欲聘曾子爲卿曾子不就曰吾父母老食人之祿則憂人之事故不忍遠親而爲人役曾子曰狎甚則相簡莊甚則不親是故君子之狎足以交懽其莊足以成禮孔子聞之曰二三子識之孰謂參也不知禮乎二十七歲

魯哀公十六年也是年孔子卒曾子心喪三年三歲心喪三年畢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曾子曰先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貴德爲其近於聖也貴貴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弟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

子焉知禮會子曰國無道君子耻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三十一歲父晢卒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葬父晢於南城山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或問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歟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子不見大饗乎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以父嗜羊棗遂不忍食之覩物思親也三十八歲

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毋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厚矣、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安能守先生之舍也。曾子不荅而出、及魯攻鄭、數之罪十、而曾子所評者

九會師罷鄭君復修會子舍而迎之門弟子問於曾子曰夫士何如則可謂達矣曾子曰不能則學疑則問欲行則比賢雖有險道循行則達矣今之弟子病下人不知事賢恥不知而又不問欲作則其智不足是以惑闇終其世而已矣是謂窮民也曾子妻以梨蒸不熟出之人曰非七出也答曰梨蒸小物爾而不用吾命况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娶子元請焉曾子告之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免於非乎遂終

身不娶子由問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曾子曰中道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四十歲去魯適衛其居衛也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五十歲時齊聘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曾子皆不

應命嘗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逮也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吾嘗仕齊爲吏祿不過鍾釜尚欣欣而喜者非爲多也樂其逮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猶北鄉而泣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非孝也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

養者安能爲孝乎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君子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愼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樂

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又曰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六十歲

謂子夏曰吾與爾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

河之上七十歲衛人吳起來從學頃之起母死不歸
曾子薄之遂與起絕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
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
後吾知免夫小子孟敬子問疾曾子曰鳥之將死其
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
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
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疾革樂正子春坐於牀下
子元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
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然斯季孫之

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
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
未安而沒時周考王五年即魯悼公三十二年而衛
敬公十五年也葬嘉祥縣南四十里南武山有廟子
曰元曰申曰華孫曰西皆賢唐贈郕伯宋封郕國公
元贈宗聖公明嘉靖中改稱宗聖曾子賜子孫世襲
博士一員

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

又曰曾子傳聖人道只是一箇誠篤聖人之門聰明才辨者甚多卒傳聖人之道者乃質魯之人故學以誠實爲貴

又曰易簀之事非大賢以上作不得曾子之後有子思便可見

又曰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

終不類道、

又曰、曾子易簀之際志於正而已矣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

又曰、易簀之意心是理理是心聲爲律身爲度

又曰、孔門弟子自孔子没後各自離散只有曾子便別如子夏子張欲以所事孔子事有若獨曾子便道不可。

又曰、參也魯然顔子没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之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

皆其學也、

又曰、孔子没曾子之道日益光大曾子傳孔子之道只是箇誠篤、

程伯子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宏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才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爲近仁矣

程叔子曰、學莫貴於思惟思也能窒慾曾子之三省

窒慾之道也

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又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非有得於道能如是乎

又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觀於子思孟子可見矣惜乎其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其幸存而未泯者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廣平游氏曰古之人所謂夜以計過無憾而後卽安者卽曾子省身之意

龜山楊氏曰孔子云參也魯蓋其初時而後語之一貫之道曾子於此默喻則其所得深矣觀論語所載曾子臨終之言孟子推明不事有若之意又詳考子思孟子傳道之所自是特以魯終其身耶

又曰孔子沒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爲莊周其去本寖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

孟子之傳得其宗

朱子曰曾子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絜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

又曰曾子說話盛水不漏

又曰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又曰曾子大抵偏於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illegible]
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illegible]
毅孟子也恁底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illegible]
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又曰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
子今人只見曾子唯一貫之旨遂得道統之傳此雖
固然但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
觀其所謂任重道遠託孤寄命及晉楚之富等語可
見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

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又曰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
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
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又曰曾子魯鈍只是他不肯放過直是捱得到透徹
了方住不似他人畧見得些便休惟曾子不肯放過
若這事看得未透直捱到盡處所以竟得之
或問曾子三省朱子曰此是他自見得身分上有欠
欠缺處却將三者日省之若今人欠缺處多却自守

曾知得

又曰孔子只一箇顔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横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人定立不住

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朱子曰不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得忠信此是徹頭徹尾底

又曰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又曰、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至啓手啓足之時方得自免這箇身巳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巳當念慮之微有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這心畧不檢點便差失了所以曾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又曰、日用之間精粗本末無非道者而君子於其間所貴者容貌辭氣顏色三者而巳三者皆其平日涵養工夫至到之驗而所以正身及物之本也此乃聖

門學問成已成物著實效驗故曾子臨終諄諄言之
非如異端揚眉瞬目妄作空言之比也
又曰曾子自踐履入道
又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
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
又曰曾子天資本魯却是日用間積累工夫一貫之
說夫子告之而後知然一唯之後本末兼該體用全
備
朱子序大學章句曰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

政不修教化廢弛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

又曰曾子未唯之前見一事是一箇理及唯之後千萬箇理只是一箇曾子先只見得聖人千條萬緒都

好不知都是從這一心做來及聖人告之方知都是
從這一箇大本中流出如木千枝萬葉都是從這根
氣流注貫去也
又曰曾子工夫巳到千條萬緒一一身親歷之聖人
一點他便醒觀禮記中曾子問喪禮之變曲折無不
詳盡便可見曾子是一一理會過來
又曰曾子是踐履篤實上做到
南軒張氏曰曾子啓手足示保其身而無傷也戰兢
臨履平日之心所以爲敬而無失也至是而知免於

矣所謂全而歸之也與

雙峰饒氏曰曾子反求諸己便是聖人與他說話他也未敢便以為然必要求諸己以審其理而後信

又曰曾子之學主於誠身

新安陳氏曰曾子一飲食間尚體承親志如此則立身行己間所謂身也者親之枝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其能謹守此身以承親志不言可知矣

又曰曾子之學固主於力行然亦未嘗不先於致知

況大學成於曾子格物致知實大學之始教又觀記

曾子問中禮之推變曲折纖悉必講明之豈有全不加意於致知而變化其氣質之魯者哉

又曰曾子言所貴乎道不求之高虛而在乎容色辭氣之間可謂切實矣操存卽平日涵養於靜時者省察卽目前致察於動時者內外交盡動靜兼該工夫周密三者始無欠鈌

又曰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

西山眞氏曰孔子告曾子以一貫曾子降一等告門人以忠恕要之忠恕盡處卽是誠

又曰曾子之啓手足也蓋以爲知免矣而易簀一節
猶在其後使其終於大夫之簀猶爲未正也全歸之
難如此學者其可不戰兢以自省與
又曰曾子之學由孝而入
朱氏文炳曰一貫忠恕體用而已矣曾子於此著明
之而於大學尤推廣之修身以上所以體此忠也
之所以爲體也齊家以下所以行此恕也貫之所以
爲用也此一貫忠恕爲聖賢相傳之心法也
雲峰胡氏曰曾子嘗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可謂

能實踐其言矣

金華應氏曰曾子知義理無盡事物無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曲又似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剖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知權者亦如處常事不失其經焉此皆問荅講明之功也

胡氏曰曾子之疾見於論語者二見於檀弓者一是時氣息奄奄性命僅存須臾而聲律身度心與理一

乃如此釋氏坐忘幻語不誠不敬豈能做其萬一哉

覺軒蔡氏曰仁道最大孔門傳道莫大於求仁蓋仁之道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惟其全體也則無一理之不該所以不可不宏惟其不息也則無一念之間斷所以不可不毅曾子平日三省一貫致力於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不使有一理之或違非宏而何啓手啓足猶戰兢而不已易簀之際得正而斃非毅而何此所以卒任傳道之責也

勉齋黃氏曰曾子天資醇厚志學懇篤其於大學旣

推明誠意之旨而傳之子思又斷以誠身之義至其自省又皆一本乎誠盡不極乎誠則凡所作爲無非苟簡滅裂是豈足以盡人事之當然而合天理之本然也哉

仁山金氏曰戰戰兢兢曾子終身是如此自古聖賢皆然但曾子臨終又說出以示學者爾

敬軒薛氏曰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君子之守其身可不謹乎

又曰曾子所傳無弊只是教人有序大學可見

敬齋胡氏曰曾子一貫工夫皆有但未悟爾故夫子呼而告之一貫卽體用也蓋人之一心萬理咸備體也隨事而應無不周徧用也曾子平日戰兢臨履用信篤實則其心之本體已立隨事精察無不詳盡則其心之大用已周所謂一貫者固在其中矣故夫子一喚卽悟不然則應之必不如此之速也其後子思發則中和以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程子序易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皆此道也

問一貫忠恕忠是一恕是貫呂涇野曰此此殊支離曾子平日教門人惟在忠恕上用功故因門人之問到言所謂一貫卽我前說的忠恕便是一時間就指出點化門人這處便見曾子已得了一貫了

問曾子臨終而啓手足見得他平日未嘗失手失足於人若止是形體則世之得保首領以沒者亦多矣涇野曰然曾子一出言未嘗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孝自云戰戰兢兢不知用了多少工夫來故孟子謂守身事親今之爲官者無見於此而傷人害物無

所不至、故人至痛、嘗有傷及祖父者、皆是辱親、不孝之大者、故孝子必敬其身者、懼辱親也

問任重何以要宏、道遠何以要毅、涇野曰、天下之老、皆爲吾老、天下之幼、皆爲吾幼、心胸何等大著、故程子謂西銘言宏之道、心便如此、宏了、而私意少有間息、便是不毅、觀曾子臨終、他人救死不暇、心中不失雖一簣之微、亦必易之、看他是何等毅、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此曾子所以能踐形、惟肖乎

又曰、古人心胸、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然

夫又不間斷、如曾子只是宏毅、宏便能任重、毅便能
致遠、學者當學曾子
高景逸曰、曾子當啓手足時、一箇身子完完全全、潔
潔淨淨、如精金百錬、如白璧無瑕、此時方了得修身
爲本四字
又曰、一貫者、曾子之悟道也、大學者、曾子之傳道也、
絜矩又何不貫之有、故格物者、格知天下之爲一物
也、物格而一以貫之矣、
又曰、程子云、孟子才高、學之未可依據、且學顏子、余

則曰、顏子才高難學。學者且學曾子。有依據、
愚按、曾子親受大學孝經於孔子。故其學以修身
爲本。其孝以守身爲要。生平戰戰兢兢、臨深履薄、
直至死而後已。蓋其資稟篤實。學行純固。眞積力
久。其以卒得聖道之傳宜也。夫曾子之宏教。仁也
養志。孝也。聖人之道無以加於仁。聖人之德無以
加於孝。而曾子以一身實踐之。存乎其身者。體也
忠也。格致誠正是也。發乎其身者。用也。恕也。齊治
均平是也。曾子之道亦曰忠恕而已矣。忠恕者

貫之謂也此即曾子之得統於孔子而以傳子思因以授之孟軻者也奈何釋氏之徒妄以顏子爲悟曾子爲修顏子爲頓曾子爲漸覩曾子不啻若搬柴運水戒律頭陀者之流即吾儒亦有顏子之學識曾子篤信之說不知顏子寘契皆實修也曾子躬行皆心得也四勿與三省一唯與一歎此間亦有何分別而硬爲此異說之紛紛耶

學統卷之三終